

後漢紀

十八之廿四

後漢紀

卷之四

後漢孝順皇帝紀卷第十八

袁宏

永建元年春正月甲寅大赦天下賜男子爵各有差級
寡孤獨篤癯不能自存者粟人五石貞婦人帛三匹辛
未皇太后閻氏崩辛巳大傅馮石太尉劉喜以阿黨權
臣免司徒李郃以疾疫策罷二月甲申葬安思閻皇后
丙戌太常桓焉爲太傅大鴻臚朱寵爲大尉長樂少府
朱伉爲司徒凡三公居位或不書史失之也封尚書郭
鎮爲定顛侯是時司隸校尉虞詡糾正邪枉無所迴避
中常侍張防等專權縱肆詡奏免之防遂譖訴詡等作
威福帝怒下詔獄浮陽侯孫程祝阿侯張賢等知詡以
忠獲罪乃相率請詡上引見之程賢曰陛下始與臣等

造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即位而自爲何以非
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爲陛下盡忠無所迴避反拘繫
常侍張防賊罪明正陷搆忠良今星守羽林其占宮中
有姦臣宜急出詡收防送獄以塞天變時防直上後程
叱防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即趨東廂上召問諸尚書
尚書賈服素與防善遂諷尚書奏詡會赦以贖罪免死
秋九月有司奏浮陽侯孫程祝阿侯張賢爲司隸校尉
虞翻訶叱左右謗訕大臣妄造不祥干亂悖逆王國等
皆與程黨久畱京師益其驕溢詔免程等徙爲都梁侯
程怨恨封還印綬更封爲宜城侯冬十月辛巳天下囚
減死一等徙戍邊亡命贖罪各有筭丁亥司徒朱伥以

疾疫罷司空陶敦有罪免光祿勳許敬爲司徒廷尉張
皓爲司空甲辰詔曰朕以不德統承大業虐氣流行厲
疾爲災重以水潦秋稼漂沒每州郡所出惻然自刻其
令當輸今年租者一切勿責

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遼東三月戊申詔徵南陽樊英江
夏黃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
隱居教授受業者自四方至安帝時博士公車徵皆不
至及於是時又固辭疾篤乃詔郡縣禮致之英旣至天
子爲設壇席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將遂稱疾篤賜告
歸復追下詔以光祿大夫居在所縣賜穀千斛常以八
月存問高年時致羊酒如前世故事英辭讓不受有詔

喻旨勿聽英居家有法度篤於鄉里自陳寔之徒少時從英英嘗臥病便坐妻遣婢拜問疾英下牀荅拜寔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荅又有鄰人子止英家每醉呶呼曰其父臨歿以相委屬故收養之寔常以此稱焉公卿大臣多薦江夏黃瓊之賢於是公車徵瓊至即稱疾不進有司劾以不敬詔下縣次引致瓊不得已前就徵拜侍中賀純楊厚亦篤行士夏六月乙酉改殯皇妣李氏追尊曰恭愍皇后初皇妣以宮人得幸於安帝而生上閭后妒之賜鴆死於城北上即位左右以聞上獻欵發哀乃親到瘞所號咷斷絕秋七月丙戌朔日有蝕之西域長史班勇請兵擊焉耆漢發河西四郡

兵三千人詣勇燉煌太守張朗有罪欲以功自贖即便
宜領諸郡兵出塞初勇發諸國兵使龜茲鄯善自南道
入勇將諸郡兵率車師六國兵自北道入會張朗乃要
徑自尉黎入焉耆王請降於朗旣而不出漢兵罷還焉
耆王卒不加誅漢以兩將不和皆徵免故勇不論
三年春正月丙子京師漢陽地震屋壓殺人乙未詔曰
京都地動漢陽尤甚加以比年民饑饉夙夜忪懍羣公
卿士其深思古典有以消災復異救此下民忠信嘉謀
靡有所諱其勿收漢陽今年田租秋七月丁酉茂陵園
火九月鮮卑寇澳陽十二月乙亥太傅桓焉以辟召非
其人免

四年春正月丙寅大赦天下丙子帝加元服賜公卿已下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篤癯不能自存者帛人一匹五月漢陽都尉獻大珠詔曰海內有災太官減膳都尉不宣揚本朝而獻珠求媚今其封還或言獻珠袁宏曰夫飢而思食寒而欲衣生之所資也遇其資則粳糧緼袍悵然自足矣然富有天下者其欲彌廣雖方丈黼黻猶曰不足必求河海之珍以充耳目之玩則神勞於上民疲於下矣夫萬物之性非能自止者也上之所爲民之準的也今以不止之性而殉準的於上是彌而開之使其侈競也古之帝王不爲靡麗之服不貴難得之貨所以去華競以嘿止喧也夫上苟不欲則物無

由貴物無由貴則難得之貨息難得之貨息則民安本
業民安本業則衣食周力任全矣夫不明其本而禁其
末不去其華而密其實雖誅殺日加而奢麗逾滋矣秋
八月丁巳太尉朱寵司空張皓以陰陽不和免癸酉大
鴻臚龐參爲太尉太常王龔爲司空冬十一月司徒許
敬策免宗正劉俊爲司徒朱寵字仲威京兆杜陵人也
初爲潁川太守表孝悌儒義理冤獄撫孤老功曹主簿
皆選明經有高行者每出行縣使文學祭酒佩經書前
驅頓止亭傳輒復教授周旋阡陌觀課農桑吏安其政
民愛其禮所至縣界父老迎者常數千人寵乃使三老
御車問人得失百姓翕然治甚有聲寵以正月歲首宴

賜羣吏問公曹吏鄭凱曰聞貴郡山川多產奇士前賢
 往哲可得聞乎對曰鄱郡炳蒿山之靈受中岳之精是
 以聖賢龍蟠俊乂鳳集昔許由巢父恥受堯禪洗耳河
 濱重道輕帝遁世高時樊仲父者志潔心遐恥飲山河
 之功賤天下之重抗節參雲公儀許由俱出陽城畱侯
 張良奇謀輔世玄算入微濟生民之命恢帝王之略功
 成而不居爵厚而不受出於輔成胡元安體曾參之至
 行履樂正之純業喪親泣血骨立形存精誠洞於神明
 雉兔集其左右出於潁陽彪義山英姿秀偉逸才挺出
 究孔聖之房奧存文武於將墜文麗春華辭蔚藻續出
 於昆陽杜伯夷經學稱於師門政事熙於國朝清身不

苟有於陵之操損已存公有公儀之節以榮華爲塵埃
以富貴爲厚累草廬蓬門藜藿不供出於定陵寵曰太
原周伯況汝南周彥祖皆辭徵聘之寵隱林藪之中清
邁夷齊德擬古人恐貴郡之士未有如此者也凱對曰
此二賢但讓公卿之榮耳若許由不受堯位樊仲父不
屈當世以此準之不以遠乎寵徵入爲大鴻臚拜太尉
自爲宰相數抗直言雖爲三公臥布被僅能覆身食脫
粟米藜藿不厭子弟同衣而出并日而食將薨遺其子
曰吾本寒賤諸生才非周幹橫受朝恩位過其任不能
竭身報國負責深重身沒之後百僚所賻贈一無所受
素棺殯斂疏布單衣無設紱冕斂畢僂以所有牛車夜

載喪還鄉里勿告羣僚以密靜爲務許敬字鴻卿汝南平輿人也爲吏有誣君者會於縣令坐敬拔刀斷席曰敬不忍與惡人連席由是知名舉茂才除南昌令以土地卑溼不可迎親親老則棄官歸供養辟司徒府稍遷江夏沛相自光祿勲入爲司徒敬以臧否爲己任仕於和安之間當竇鄧閻氏之盛直道而進無所屈撓三家旣敗多有染汙者敬居然自適引謗不及己當世以此奇之

五年春正月疎勒大宛莎車王遣使貢獻夏四月京都旱冬十月丙寅天下繫囚皆免死一等徙邊戍六年無事

陽嘉元年春正月乙丑立皇后梁氏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后梁商女也初梁竦中子雍生商商襲父爵爲乘氏侯商生三男四女長曰冀次曰不疑次曰蒙長女田次姬即后也次阿重后生有光影之祥及長好史書治韓詩大義略舉以列女圖常在左右宗族中外咸敬異焉商謂諸弟子曰我先人鎮撫西河全濟生民使免虎口之害所活者不可勝數而大位不究夫積德之報不及其身必流福子孫當因此女興邪選入掖庭相工茅通見之驚曰此所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未嘗見之於是以爲貴人拜商侍中屯騎校尉貴人有寵從容言於上曰陽以

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蓋螽斯之福則百祚之興也
願陛下思天行之普達均貫魚之次序使小妾得免罪
謗之累於是上愈嘉之親寵益固三月庚辰大赦天下
夏四月有司依舊制加梁商位特進增國土商上書讓
曰祿命過厚受祖考多福又託日月末光以斗筭之材
乘君子之器懼有負乘之累不守歷世之榮誠不如舊
制與左賢同科書十餘上帝輒敦喻之商又上書讓校
尉曰臣託椒房被蒙榮寵兼官二職非材可堪受寵戰
慄驚懼惶戚不遑寧處披露赤誠敢遂狂狷謹上屯騎
校尉印綬上乃許焉以特進就第賜安車駟馬頃之拜
執金吾冬十月望都狼食數十人本志曰言之不從則

有毛蟲之孽京房易曰君無道害將及人去之深山全身厥災狼食人辛酉詔天下死罪囚減罪一等亡命贖罪各有差鮮卑寇遼東十一月丁未東平王敞薨敞有孝行喪母三年如禮詔書增戶五千是時長吏數易去就煩費尚書左雄上疏曰臣聞柔遠能邇莫大寧民寧民之務莫重用賢是以皋繇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昔三代垂統封建侯伯世位親親民用和睦宗周旣滅六國并秦坑儒泯典革除五等郡縣設令封豕黎民大漢受命蠲其苛政寬以三章撫以因循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淵默使萬民不擾也宣帝興於側陋知世所疾綜名核實賞罰必行刺史守相初拜

輒親見問之觀其所由退而考察以質其言常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愁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民知不久則詐以求過故二千石有治能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爵至封侯公卿時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元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弊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列城百里轉動煩數以殺害爲賢以循理爲劣以聚斂爲辦以修己爲弱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稅之如狼監司相望見非不舉觀政於亭傳責成於耳目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核實虛誕者獲祐束修者見

黜或因罪而致高或處危以成名所以天災屢降治道未寧皆由於此也臣愚以爲長吏理績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王制錮之終身雖赦令不在齒列必競修善政親撫百姓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刊於是復申無故去官之禁閏月壬子恭陵廟災北海人郎顗上書曰臣聞天垂誠地見災異所以譴告人主克己修德也故應天以誠而不以言導下以躬而不以刑頒者宮殿官府多所治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夏后卑宮盡力以致美愚以爲諸所繕治事可減省以恤貧民以賑孤寡天之意也人之願也陛下躬親庶事詔書